名疇

六

121.7
M485m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名疇卷之六

日本平安皆川愿著

心者稱於神之所有條理於其中而以著含物象焉之名也其疇象爲其實神有道條理而以紀體著含物實象之類也又臟名心者亦以神思條理之所藏爲名者也古人言心皆以指其思慮條理之所在如書盤庚云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及云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即是也夫思慮條理者

338011
国立国会 29.7.22 図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安生也人體中藏魄魄含精氣神者通其生氣之機而主之運化者也生氣之機外與物感則神與其元分而與之合以遊緣於魄所識之象理而動而其動無常焉思慮條理乃著乎其中矣易繫辭傳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即是也緣魄之神名曰魂故心者形合魂與魄以成其稱者也其爲一身之主帥者亦以其神故也魂爲神故其物抱明明故外惹物以納之魄此其所惹夫思慮條理者神與其魄謀之所爲爲之所在者神氣集焉集之物名之曰魂集之宅名之曰魄魂者亦神之所相通機而以使之者也合魂

與魄而稱之於其謀爲之所在者乃心也是故心者常爲一身之主帥而以變動不居者也譬猶明鏡之無不必受物影而臨以美物則其影亦美以醜物則其影亦醜而如鏡之所生尚獨以自外至者也又有從內擾之體氣之慾是也外內之交擾心則比塵穢聖人貴之除潔故易繫辭傳曰聖人以此洗心以此謂易道也詩人亦有辟此患之法邶風綠衣篇云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又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心之方憂不得自除唯思古人則以得不爲所擾思古人者即亦學思之謂也學思之有成則事得其方臨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守之不敢易其宜嚮乃禮大學所謂正心者是也孟子稱吾四十不動心者亦乃不敢易其宜嚮之謂也夫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若亦以戒其守之易失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若亦示學之要在正心者也

或問古書有單言心而以斥其臟者又有指物中央稱心者如天心池心是也愚意甚惑不知其旨願聞其辨答曰臟名皆人命之也如心臟乃人見其在諸臟中最居貴位知是一身主宰之所在也而以爲是思慮條理所在因遂亦用心字以爲之名耳是故心只是神思條理所在之名也斥其臟單言心者摸擬之名耳又如指物中央稱心者即亦以人注心於其物者以此爲其所集之處之義名也

或又問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何謂乎答曰赤子之心純壹任天太人之心亦純壹任天無私心是以云爾也

或又問世有以明本心爲教者其義如何答曰俗儒之言本心者如浮屠氏所謂佛性者是謂也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之言曰本心者猶云本初之心蓋就事分之本末而稱之其心所於本初者故曰本心孟子云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勿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蓋指鄉不受之心曰本心也用以稱諸如夫佛性者可謂

謬矣

或又問詩小雅巧言篇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何謂也答曰他人者別之於聖人君子之稱也唯聖人君子之心儀法天地整制度量其涵大廣淵固難測識如其他則雖巧蔽務隱際不出毛近其情之所存甚易覩識故曰予忖度之也

或又問詩小雅小宛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大明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小心者其狀如何答曰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者即是小心者也易繫辭傳曰小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曰、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即不小心者也、又曰、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可不戒乎、君子之以是戒愼恐懼、即亦小心者矣

或又問、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人心道心者、何謂也、答曰、此上二句、荀子引以爲道經之文、而不曰大禹謨、故後儒疑尚書此文爲後人所竄入也、然此是尚書之疑、但此二語、今且不論其爲聖語爲道經、而以言之、其旨戒之義、深入精微、其分心爲一者、與管子白心篇云人心中又有心者同、蓋曰人心者、所謂惟危者而即人所自謂以爲已心者是也、曰又有心者、所謂道心者、即命也、人所自謂以爲已心者、常好視於謀猷謀猷之極、不過於視利害得失、視利害得失之心、竟歸於自私、而或陷於禍害矣、故曰、人心惟危、如命動於心者、乃其狀窈窕難捉定、故曰、道心惟微也

或又問、魂魄者何、答曰、魂是心惹物交魄之神氣、魄是藏識之宅、故魂繫辭傳云、遊魂爲變、蓋惹物交魄未得安歸者、是爲遊者、而是遊者、必變其所

33801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思以求其安歸故曰遊魂爲變也魄之爲物猶月之載明之質故書稱月始虧明日哉生魄此類可以比象知其義矣

意者心想彼其中之將有之而以擬之之名也其疇象爲我實體於彼其實中之所體將有而以實擬之之類也意有二用其一爲謂其心之所思擬者如易繫辭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及禮大學云誠意奈義云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越語范蠡云君行制臣行意周語云言必及意魯語師亥云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

也孟子云爲詩者以意逆志者即是也其一爲猜疑之義如論語子絕四之中毋意之意即是也

或問心之所擬思與猜疑義似懸隔如何答曰凡人當物而心生之想念譬如小兒夜庭意有鬼小人意君子之已知其隱惡即是乃所謂猜疑者也又當物而心生之想念者其想念之所實乃即爲存乎彼其中之物乃所謂其心所擬思者也是故用雖有二其實同歸矣

或又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何謂也答曰凡人之所言同一言而所出異其疾徐則其喜怒之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因以變焉如書之文字乃不能見之故曰書不盡
言也人之所抱意同一意而所聽異其審忽則其
詳略之趣因以殊焉如我言之雖入人而人不能
盡我意者此蓋在已則選言以取所當在人則遺
意以取所榮故曰言不盡意也而易此所謂言者
乃亦謂一字之言者也一字之言亦聽之者或聞
曰仁而謂之爲惠或聞曰憎而謂之爲疾仁惠憎
疾之分則唯其聞聲物者可以得盡之焉故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立象設卦者即周
易開物之事也

或又問爲詩者以意逆志者何謂也答曰此當先
明辭云文云者然後始辨之辭也者謂言之成次
敘以明其旨者也文也者謂輯字成彩飾以象其
物者也是故文之爲物常苦過實如雲漢之詩云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者如其辭乃言周之將大亡
者而曰靡有孑遺者文之過實也爲詩者當察之
其辭而勿眩其文故曰不以文害辭如北山之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如其
志乃欲以見莫非王事而我獨賢勞不得養父母
者而辭因言及天下皆莫非王臣之義者也若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因是辭以疑瞽瞍之非臣則非詩人立言之旨所
在故曰不以辭害志知其爲訴我獨賢勞不得養
父母之旨者則是讀詩而爲之者之意之得中者
其旨之所在乃詩人所言之志也是之謂以意逆
志矣

或又問夫子絶意者何故也答曰意者以已心測
之彼未發之隱者也未發之隱若能盡中則豈不
可乎測而不中是誣於物誣則失情乃不可以治
是以君子寧見欺無以誣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
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
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
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夫子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可逝也不可陷也是乃絶意之旨也

志者我與心欲從之以取止於彼其中所當止之名
也其疇象爲我用與心欲道之欲從以紀贊取止於彼其
中所紀所當止之類也志有二用其一爲謂心之所之
者如書舜典云詩言志是易繫辭傳云聖人以通天下
之志又云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論語云匹夫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可奪志也又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孟子云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又云懦夫有立志即皆是也又云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蓋以心之所之固在仁義而因曰尚志也論語云隱居以求其志與此同其一爲稱心正之其物者如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云志士仁人孟子云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者即是也

或問論語云志于學又云志於道其義之別如何答曰志於道語勢與云志於彀同凡用於字下皆含動用必志於彀者言教人心正思其矢之弗失於彀也志於道者言其心正思其身之弗失於道也用于字下皆爲靜定志于學者言則倣古人初學必以詩爲先而詩義之志于所學詩也即所謂興於詩也又問志士答曰心之所之言志之書也禮內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今夫子年十有五故知其所學是詩也即所謂興於詩也又問志士答曰即謂尚其仁義之志以行之之士也又問仁義之志狀如何答曰心之所謂之志心者乃神有條理於其中之謂而又有所之則是其條理之繼也譬如神思既條理其陸行到水之事畢其次因更以條理其乘舟渡水之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者、即是心有所之者也其用心若是以思莫失仁義之行、是乃仁義之志之狀也又問詩言志者何以爲教也答曰凡人志以仁義、則爲行仁義之人不志則不能行矣故曰志者氣之帥也先王欲教民繼仁義之志以常振其氣率其行而以令其俗自化是以物借山川草木鳥獸義喻考悌忠信仁義視辭之所從第之次敘考道之所協合之篇章然後用以教之其民人日學歌詠以習其道久而皆自成其德性是乃詩言志之所以爲教民人之旨也

情者就彼其中有成心而因指之其物之名也其疇象爲彼其實中之紀有實可實有成心而此因紀指之其實物之類也情爲中實故古或與外僞對言如易繫辭傳云設卦以盡情僞又云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者即是也或以外見之言如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者即是也或以在隱難知言如又云以類萬物之情又云知鬼神之情狀者即是也

或問禮檀弓云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此何以言用吾情乎答曰易乾卦象傳曰乾道變化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正性命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可見學做乾道變化則性情得正焉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乃性情之得正者也樂正子春用情未得與禮制合故悔之亦自謂其學之未得成情之正而以歎之也

或又問孟子云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所謂情者似指性性情之爲義固混而

無別者乎答曰心意志性情其實亦一也但隨所所之旨而物各成不同心者神用之條理事物之名也意者其心擬思事物之名也志者心之所之名也性者立其常而稱之者也情者推其實而稱之者也今孟子論瞽瞍與紂欲舍其外行而言性於其中實是以曰情而不曰性也

性者彼中物所循之道有其常紀於我可識定者之名也其疇象爲彼實中之物所道所循有其道紀其常紀於我可體其紀識定之類也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性善之說見於經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而其義蓋言天地之間晝夜相代而不息萬物皆待之以達其生焉而其待之也無外內無小大無所不受焉而以爲其道矣是以一陰一陽之道包天地合上下統幽明貫內外在地爲剛柔之道在人爲仁義之道矣民見義而心善之因以身從處之從處之者亦與陰繼陽陽繼陰同其繼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人心又有以成其善繼道之常者是爲人之性故曰成之者性也是成繼道之常之性乃又本於天地者也聖人大觀於天地與人然後言性焉是故古又有曰天地之性者左傳襄十四年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昭二十五年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者即是也是故人性即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乃是天下衆庶之所同共之者也以此所同共之義而視之於其一人之所行則因又有彌未盡之義出焉詩大雅卷阿篇云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易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是也自古天下民行之所由以此爲常而以此言性孟子知是旨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

李雖然此性之於民也若存若亡若存者命之將利其生者也若亡者血氣之慾害其道者而命之所將利其生者亦各存乎其形色形色者即如恭敬辭讓是非之類即是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故能全天性者非聖人則不能是以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而曰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是故凡君子單言稱性者皆大言之者也大言之者據天下古今之民故以言之也天下古今之民故者必善者而其事以得行焉不善者不得行焉矣故曰性善也若小言之則

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昭二十五年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者即是也是故人性即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乃是天下衆庶之所同共之者也以此所同共之義而視之於其一人之所行則因又有彌未彌盡不盡之義出焉詩大雅卷阿篇云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易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是也自古天下民行之所由以此爲常而以此言性孟子知是旨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本雖然此性之於民也若存若亡若存者命之將利
其生者也若亡者血氣之慾害其道者而命之所將
利其生者亦各存乎其形色形色者即如恭敬辭讓
是非之類即是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是故能全天性者非聖人則不能是以
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而曰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
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是故凡君子單言稱
性者皆大言之者也大言之者據天下古今之民故
以言之也天下古今之民故者必善者而其事以得
行焉不善者不得行焉矣故曰性善也若小言之則

性又可言惡可言善惡混也是故其不單言而稱若
古又有曰小人之性者小人不知天性之當存而或
自習凶惡以成其性者謂之小人之性左傳襄二十
年子產曰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奢於禍以足其性而
求名者非國家之利也者即是也

或問已有小人之性又有天地之性則曰性有善
有不善者是邪非邪答曰有善有不善之說自古
有之要其見小耳善已爲天地之道人孰不資生
於道然則象聲瞽亦皆性善可知矣如以其習所
成物言之者則人固又有剛柔緩急靜躁敏惰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種之別豈獨善不善而已乎是故君子所言性則
與命配乃是人人必有之性非謂血氣所習成之
性且血氣更又有體氣之性如孟子云口之於味
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者即是也然是類不當與命相配
若君子不謂之性蓋如指名之曰性則嫌生疑於
道義故孟子云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問體氣
之性為人所固有而至於配命之性則必學而後
可得成之於已是孰為本有孰為後加答曰此即
荀卿性惡之說也夫人之初生心未能識物口未

能言語手未能舉用足未能行步必習而後得能
者也亦將孰為本有孰為後加曰心之識物也口
之言語也手之舉用也足之行步也不待教而自
習不待強督而自能此猶黃之成葉有羽之自飛
也如夫學道者必資之於人是以謂之後加曰資
於人者謂之後加則其資於物者亦為後加矣然
則穀與布帛獨非物乎何又食穀而衣布帛乎且
其心之所識及其口之所言語獨非資夫民之故
乎安謂之非資於人也手之所舉用非資天之空
虛乎足之所行步非資地之能載乎安謂之非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於物也且天不假子氣地不與子味父母不能養子體則子之心口手足之爲物亡已久矣惡得識物及言語舉用行步乎必資天地與父母然後始得其身心口手足則其餘所爲本有不亦甚微矣乎必資天地與父母然後始得其身心口手足者即是已身固有之道矣則夫天地與父母之道者豈不知生之本天地也而又惡得謂後加哉荀卿蓋不知生之本天地也而以受生之後所有謂本者是以乃有性惡之說然而荀卿之前已有性惡之說而詩人斥之小雅四月篇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言人自有其性善之可言而自廢以爲性惡恐遂至莫自知其尤也是故性惡之說害於道之言也有善不善之說乃亦見小而不知大者言之矣或又問民已共夫天地之性則何以又有君子小人之不同而君子何以亦必待學而成也答曰天地有其中而民受之以爲其性故亦曰天地之性是故天地之中統人而人不能以其所統之物爲己之有易乾卦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其義可見矣其受而深之者爲君子受而淺之者爲小人此其所以有不同也欲受之深者必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法聖人則不可得也唯聖人爲能知天地之性故
也曰法聖人者學即是也
或又問朱晦菴言本然之性陸子靜言見大而明
儒王陽明則爭取二家因引孟子證其所爭取之
說以言良智良能以此觀之朱之本然也陸之見
大也陽明之良智良能也正同指一物者也愚因
竊謂此即先生所謂可謂性根者然而人心中必
實有是物如無則諸名儒何以言之謂之皆虛談
無乃武斷邪又如先生所言古君子不言之者豈
古君子未知有之乎詩中所言淑女碩人及場太

極實似指是物則似不可謂古君子不知之也且
是物人能見得之則有鴻益於其智者不獨朱陸
王知論之而浮屠老聃及吾神學諸外家皆知論
之矣而古君子未知有是物且不知其有鴻益亦
可惟也此是何說又先生屢言學不由詩書禮樂
則古人不可到此又似左袒近時荻生茂卿之說
其異果爲如何答曰後儒所謂性即性根蓋就古
人所言性與命之間設立一物言者也詩周南關
雎曰淑女衛風碩人曰碩人之類其旨實有似指
性根者然彼乃欲喻人以性命之玄奥隨便設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一時之寓言非謂性命之間別有是一物也如因以謂實有是物乃孟子所謂以文害辭者也耳性命之間不可言性根之義今請更詳辨之蓋彼言性根其原出於天地開闢之說者也右聖人之道實本其始於天地而無言天地開闢之說是以其於萬物之元亦但曰乾元坤元二元之氣相合爲一即所謂天地之中者是也天地爲元故天地爲本人心爲末而是中氣之含神機者相銜於本末往來相通生生不已而時又有見其先感前知之妙用此神機在周易設立其至神者謂之易而右所謂性者亦就此本末相通氣機發見之所在驗知其物以名之者而君子又以此氣機之本自天是以非其與命相配則不謂之性也如繫辭傳所言太極乃謂兩儀所生之地位蓋易之爲物只是爲與天地準及彌綸天地之道之物則是因所有天地之神用乃只是虛象而已非天地之實象爲易乃易太極地位之所生亦唯是陰陽兩儀非生天地也則非天地未分之前別有一物名太極者也夫既無有太極然後生天地之說則無心有性根然後發見健順五常之德之說者其亦可知矣

自諸外家就吾所謂天地之中氣者生妄揣出枝節乃始言天地開闢言開闢故有太始有太始故有混元之氣老聃云有物先天地生浮屠氏云佛性自無始有之吾神學家云有國常立尊此皆設太始混元之氣指稱之異名同實者而即亦皆其言性根之所本者也蓋諸外家設此物其說率亦大同小異其說大抵皆以爲混元之初有此一物實生天地焉而天地萬物終古又爲此物所包含矣今欲實指此物者內在人心爲虛靈不昧之性外在天地爲兩間虛空含妙機之元氣而內外一

致顯微無間以爲天地萬物之宗矣乃遂亦內自尊其性以爲天地萬物之宗直在於此矣今且推究其說其謂之自天地開闢前有之者誰見之誰傳之乎且人之智自天地日月而生則天地日月未分之前哉亦人智之極也惡得以知天地日月未分之前哉諸外家不知人智之所極特妄揣以爲實測因遂鄙視天地如兒孫而別欲取所祖於天地日月之前而強又以天地之中氣充其物者豈非惑以訛者乎且彼已以謂此即天地萬物之所宗故遂又就天地對立之中遺棄地形獨取天氣而謂此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所包含天地者也與之合則可得制天地萬物之元矣又以內外一致顯微無間之說爲攄故獨欲以取其所契會于已心而不知其本末之倒置吁可謂大謬矣然凡其欲以取所契會于已心者是欲先獨理之於內然後以及之其外者也彼諸外家或欲居心於此中氣而以制彼神機或欲已心與彼中氣及神機相合成一或欲已心必成如彼中氣善通其機者要之其道狹隘獨欲善其身者則雖欲先獨理之於內然後以及之其外者其或無不可矣如儒者之道豈獨止善其身者而已乎

然至如宋儒朱陸明儒王氏輩乃因誤解周易遂亦設一圓相名曰太極因又陰信彼混元之初有此一物生天地之說也曰此即人之性體此性體中含具萬理矣乃務靜坐省察以常希完此性體矣此其說雖未至於鄙視天地者而其實亦皆效彼諸外家之顰者矣且其所謂性體中所含具萬理者本亦皆諸實形中所含之理我只因見諸實形而思以理之其理者譬如見奇巧之器我未知其機所設之前我心雖思之其理而材非魯般必無有其理及知其機所設之後乃始有其理如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書數及學諸外國言語皆然是其理本屬於彼實形而非我心所固含具之證也是以昔者聖人皆貴學而好問今凡庸之材而自謂其心含具萬理者吁亦誣妄而自塞也且夫儒者之道不獨止善其身亦欲以從事於治國平天下之務者而今其爲道惑彼混元之說以本爲末而誣論性根欲先理之於內然後及之外其學雖非不讀詩書而以其心所重終不離其悟性之志故不能密察文理無意則效典刑乃雖先民嘉話其視之唯以爲窮理之用雖聖人大猷其視之唯以爲格物之資不

知經於大猷程於先民獨要之以已小智則譬猶操割鷄之刀以求宰夫牛也大節大窾豈可得斷導乎此乃言混元性根之大弊有妨害道義者矣且古聖人於周易乾卦稱龍者以此喻德性者也然其初九猶且戒舍學就心之弊曰潛龍勿用文言傳釋之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潛之爲言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德性而在隱者猶戒之以此況未成德性者乎以此觀之古聖人君子學求成其德性之道豈非與後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之所道大有徑庭乎且後世諸儒謂見得是物則有鴻益於其智者以余觀之亦唯以可啓其一時之心言之耳啓其一時之心者未足以制其終身之行未足以制其終身之行者而謂聖人君子之道見得之乎雖然後世諸儒唯使之依民之故爲準以取其正焉則亦可以得造於古聖人君子之道矣至如近世荻生茂卿雖好言詩書禮樂而未嘗知詩書禮樂雖言成德而未嘗知古所謂成德者耳余豈左袒之乎然若槩論之則諸儒荻生各亦有一長一短不裁長補短余竊爲惜之矣

或又問今俗儒有其說四書攄朱子集註而其論心之法直與陸子見大之說無異者此亦與王陽明首鼠朱陸之間者同其類者也然僕嘗略聞其說之一二彼蓋直指是虛空爲已心歸悟入於此者曰見性乃又雜引浮屠非有非空等語以自證其義之不謬然而及細究其說亦似可聽者不知彼亦有與聖人之旨合者歟答曰彼欲見性者內自深惟以求見其心性久之亦自有豁然開悟之境自覺萬慮皆消內外通融視天地萬物與已成一矣是心者乃與易文言黃中中庸喜怒哀樂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發之中合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但我聖人之學不待見性別自有知達之道而見性者則極其深惟若思而以得之者也如古君子之於此乃亦唯時中而已而見性者方是開悟之時自覺安平愉樂則因自以謂是直與聖人之心無異者而浮屠氏所謂佛性者亦是已萬物之理皆具乎此中矣能得常住是心則天下不難平國家不難治齊也其視是境若斯其重則又思以爲開悟之所見只是智通非心與之合譬之以遠鏡見山巔者若直作身在山巔之想則乃妄惑也遇事自求其理於心有不得則以爲是吾心之未得與彼境合故也合則我必得之于心矣是以其徒日相勸勵常願其心之得與彼境合矣其視之甚重至若斯者是其學說本與浮屠氏混因致此誤者也殊不知欲心眞與彼境合者非遺形骸斷嗜慾離世出俗以獨修鍊是心則不可得也如其身與人在一世者百事亂前萬慾擾後亦乃形骸血氣之累也見性者視心重故視身輕以爲此身形骸死則爲土之物耳何足言雖然自謂其形骸如土而其如土之形骸終不可脫遣也雖時時靜坐省察譬猶築室

于道之謀、其亦旦旦而潰于成矣、雖然、若或以求
其安平愉樂、而彊自制其身、習以成性者、則或有
之焉、然此非靜坐省察修鍊是心之功效得之也、
修習之其身者、聖人之學也、修鍊之其心者、浮屠
氏之術也、彼或實修習之其身、而不能辨、猶自謂
是亦修鍊是心者、乃亦自執迷者耳、且凡所謂理、
者、並皆形象之所屬、理之之心在我、而理本在彼、
安得謂其理具乎此中乎、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
我者、其曰備者與曰具異、具者含眞、如人身含具
其四體也、備者儲備、如爲虞火災儲備水畚也、而

其曰物者、即易家人象傳所云言有物之物、即指
君子所樂諸德之物、而其備於我之證、乃下所言
反身彊恕蓋反已身以彊恕則無物而不可行也、
而反身彊恕乃亦因已身形理而心理之之謂、而
以求理之則得之於其所理猶如素儲備者、故曰
備於我也且反身彊恕之智、亦因學長其識而生、
則孟子此旨初非謂其理具已心不待藉學知也、
則安得以獨取其道於已心而以平天下治齊國
家哉、今見性者不察於此而妄自恃其心以謂心
與彼境合則以得見萬物備乎我矣、知心如虛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之爲善而不知身踐形色之不易抑亦雖或言天而不知地之過也蓋夫天之事得地而成心之事因形而理則天之於地也心之於形理也譬亦如男女夫婦若言男夫身中自備有婦女則此亦論之大謬也是故踐形之道亦甚大矣是以雖聖人亦因民之故學焉而後以得知之也今見性者謂萬物之理皆具于心欲不由講學而以私智踐之遂又慢視聖經賢傳以爲此徒亦磨厲之具耳又何妄慢自任之甚乎彼既不能知因形色有別之行即爲率天性者也而徒守其智於其中此亦孟

子所謂子莫執中無權猶執一之類者也是以彼乃又以士與農工商爲其道無別易曰正位居體夫四民之無別何以正位何以居體彼乃皆失之矣謂之與聖人之道合則其亦無所不可合而已或又問論語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夫子似未嘗言天下之人性同也如何答曰否不然夫子此語祇示天下之人性同者也蓋世人見衆人氣習不同至相異者殆若天淵或以爲人性本各不同矣夫子因喻人之行事氣象有相近有相遠其所以有相近者蓋民之爲性雖亦因有天資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下之別而以其本同是以有相近之跡也其所以有相遠者以又有從習熟而性受之變化者是以又有相遠之跡也是故夫子此語祇示天下之人性同者也解者不知而直以近字爲性之近故有言天下之人性不同之說也殊不知此二句上下分言其旨相對今如以近字爲性之近則遠字亦當爲習之遠乃習是活用之事豈有遠近之跡可言乎是不成語也若又爲有習故相遠之義則上亦當爲有性故相近之義即相近二字竟不得不爲言行事氣象之義也故以爲言天下人性不同之義者是解者之誤非夫子之旨也又問以右人言積習成性之義推之習相遠之習亦是指其所習成之氣象曰習也從是義則近爲性之近似無害如何答曰此立義似可通而名物未當矣蓋性自性行事氣象自是行事氣象不得相混爲一也又問其別答曰性如本條所辨就人行事氣象見其所有常而因稱之於其中所發常如此之名也故性是行事氣象所發見之本實而行事氣象是性之華華可得一旦目覩而識也本實只經驗後可意識也而非可一旦目覩之物也近遠二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本較量兩物相去中間之程度之名亦就目覩上起言者則近爲性之近其義竟爲不通如積習成性亦謂成其爲氣象之本實而非謂直成其氣象也要之性竟不得直指爲行事氣象也

或又問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智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此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何義答曰此靜字本與下動字對文而動謂慾動故慾之未動則雖有視聽言動都無失其常度者皆謂之爲靜也是人自其初生所得於天之性本如此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問易繫辭傳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與樂記云感而動者皆似相類不知同異果如何答曰繫辭所云无思爲者是易之事寂然不動是外物之狀言易固无思爲也然方其外物寂然不見有動響之際易便已得感通其道以合夫天下之故也蓋天下之故皆以天道成焉而易爲與行其道之神機之物而彼之所成即此

之所知是易之所以物寂然不動而能感通之故也人之有性情亦因此易而有者也然而如樂記以其在人言者彼其无思爲者即此之感動而樂記曰靜者乃易道生生不已者之方行乎其間者也曰感動者乃亦神機發見之用但如樂記所言亦以其挾智及慾者言之也是故易傳樂記二書所言其物同出於一宗而天人本末純雜稍異矣又問慾似非性之所與樂記何以言性之慾也答曰樂記所言性本非純指配命之性而兼挾血氣言之故又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此可見其旨所在其旨專在言挾血氣則性得言之性故又得曰性之慾也又問挾血氣之慾者何故也答曰天地之神機動於人心之中以與物相感焉而其心志於道則以生智之正焉心過爲血氣惑則生慾無節焉凡慾者智之以血氣感者也有血氣者其知不能不以感焉故不能無慾是以君子不去慾而節之矣又問樂記何故不言配命之性乎答曰樂記不言配命之性而言挾血氣之性者其旨蓋欲歸重於下文所言先主制

禮樂以節民慾令之各得性情之正是以其上文言性勢自不得及配命之義者爾又問樂記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云滅天理是宋儒言天理之所本也樂記之言可取則是宋儒之言亦不可棄也先生以爲如何答曰樂記宋儒同言天理其言雖同旨則迥異宋儒謂性中具天理曰具者乃自足之辭也如樂記文意乃不然蓋言人自其初生所得於天之性與一身血氣相依成其物故及與外萬物相感則血氣隨動故曰性之慾也物至智知者蓋言其感之初者也好惡形焉者言心與血氣之好惡形乎顏色言語及四體之用也是故所謂形者即亦動起之謂也其動無節則其智爲物所誘化若能自反諸其未感之初而以節之則可得不至爲物所化也是故樂記之言性但使人內自視其未感之靜處以驗知是爲其天性之常又使視其感動之處以驗知是爲其性之慾者爾是故樂記所謂天理者乃稱之於心不失其靜性之常而以自制其感動之節之處蓋節之所在者即其形理之宜而天性之不失常者則有應自知是形理之宜之道故稱曰天理而非謂性中所具有是

天理而自足也是故樂記宋儒同言天理其言雖同吉則迥異矣又問朱晦菴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又曰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據此朱晦菴言性亦就其發處驗得以知其中含具是理因乃言性理也先生言性亦就其發處驗得雖嘗蒙示以朱說之非而愚意終闇其別願詳聞其辨答曰易太極猶三極之極即指天地道所湊會之極位故曰是生兩儀特加以是字者以見是位而非別有此一物也說詳見於余所著周易繹解中朱晦菴乃以爲別有是一物而以喻性此其說之第一謬矣又性是就其發處驗得其中物所發常如此之名即是稱之於其之所道者而非指其所含有是理也故孟子又有動心忍性之語譬如此之所發常見其與忠信仁義諸德相順

則稱之曰德性即是也而晦菴以爲就其發處驗得因指其中所含之實之名也因言其中含眞萬理矣不知此可名曰性根者而非性名之所當者也此失古人言性之名義第一謬矣又如論四端之發見者此當先辨性命之別而後孟子言此之旨始得明晰領會焉凡古人言性屬於人如前數條所言言命屬於天以爲此流行不已曰以命於我如禮中庸云天命之謂性以之謂言則知此亦指其流行不已以命於心而以動者言之也孟子固知是義其言性乃常以此

命相配以說故曰性也有命焉是故其四端之言亦唯欲人直就其心驗知夫配命之性以言之者爾晦菴不知是義乃曰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曰人物之性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苟如是說則是民之初生皆各自以天爲已之有而自流行以至於死而如眞活夫却無所施命於其心者也豈不悖乎且古人惟於天命言流行言不已而今乃突然於性言流行寧爲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通乎其太極說曰靜者性之所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此晦菴說命之意若曰命晝夜流行固不拘動靜則宜不須言動靜今已就動靜以言之而以動爲命之所以行以靜爲動之息則是不行矣然又以爲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豈非欲成性命流行之義之强說乎凡天地間萬物無論有形無形而其動皆常資於天靜常資於地未有一資之後離天地不復資而自能動靜者也晦菴何不之悟哉四端之發見於心譬如花發於樹也花以時政之令樹氣相應而發出焉四端亦以命之令性相順故發見者爾今曰天所命於其初生健順五常之性自流行乎心中因發見此四端者譬猶言樹身中自具春陽之氣與花不藉天時而自能發出豈非妄誕之說乎是第三謬矣晦菴說性有是三謬乃與予說性不同之處也願賢審別無錯聽焉

或又問宋儒本然之性即似先生配命之性也而宋儒又言氣質之性而先生不言之却言血氣之性者有說乎答曰古人不言氣質而言血氣論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朱子曰君子有三戒焉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禮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即是也蓋古人論性以命爲主以命爲主者以示道所出之源教所行之由其要在此者而如血氣之性乃以其義有與夫配命之性相關是以言之耳若夫氣質之性賢愚勇怯貪廉靜躁等類古人非不知有斯別故書曰元惡論語夫子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及國語言叔魚之死賄於其初生左傳徵揚食我之滅宗於其初歸即是也然至論性

則是類皆不在其品自之列者蓋以爲此皆枝末之辨不必細別及君子得位總統其衆庶以施其風教令其學以勉勵焉則此皆可晉率而化故也後世儒者不知君子之義本如此而欲以其道户告人論是以其論性亦徒詳枝末而言氣質要之非古君子論要之所在是以不言耳

或又問血氣與配命之性相關者其義如何答曰人之一身有血氣神識藏乎其中而以與物感焉以血氣而與感則爲慾以道而與感則爲德或以血氣或以道者亦以志相異者也志生於識善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者生於不惟位分慝識者神昏而以私爲主神昏而淫於慾則爲血氣所役邪志由此起而諸醜發乎事業矣神明而思於文義則能自役使血氣善志由此起而諸美發乎事業矣文義也者即道也以文義役使血氣性乃得配命焉矣是故血氣譬猶劣馬也配命之性猶人也人善馭劣馬則劣馬常爲人用可以取千里之道焉矣不善馭則劣馬不肯伏轡銜而或以使人至於墮地被傷損焉矣此乃血氣與配命之性相關之說也

或又問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也答曰晝夜之道舉其大本乃亦一陰一陽耳然則天地之所以行其化於萬物者亦只是此一陰一陽人與彼物其本無二則人道之所因起者亦只是此一陰一陽以生之者耳是故人所稱善者亦只是倣彼一陰一陽之不息而以繼之於人道之所常者也故曰繼之者善也如成其繼自不息者是又成之於其心之所常者也故曰成之者性也

或又問性之善不善非無用之辨與君子聞性善將益求增之聞不善將反求修飾之也小人雖善

不因善不善即展不善矣如何答曰凡性之論非爲勸學之設而爲欲牧民者之設也牧者事與其物性悖則其將不得牧之焉矣以是故必審之其故審之其故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之所命知天之所命則知其所以牧之之道知其所以牧之之道則知之其新焉雖教之者亦以之故論語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而志士亦必有資性善之義志士蓋以爲身既爲士則不可不求德成君子也不知於命則不明乎善不明乎善則不誠乎身不誠乎身則民人不可得治矣君子之所以自修其身成其德者即其所以治民人者也是故成君子之道即亦存乎其所以牧之之道矣是以志士與牧教者必求講性矣今非志士非牧教者而聞論性故以爲無用之辨也今夫農夫將欲種藝五穀者也不審五穀之性則種藝之事皆將敗矣士君子當審民性之義亦乃農夫於五穀之性之類也是故以性之論爲無用之辨者要之以其所見未到而言者耳

或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然則禽獸之類亦皆性善乎答曰禽獸亦皆性善彼各長養其子續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種類匹侶相呼千百成群互相警告避難遠害者
此即性善之徵也又問然則彼其匹侶爭食父子
聚牝者何也答曰禽獸之屬飲食自求牝牡自配
是爲其受形之天性矣則其爭食聚牝之類從人
觀之固可醜惡之事雖然在彼則亦無所害其爲
生矣以是故禽獸其天性亦無禮無義矣如人則
與彼異如飲食衣服男女之欲皆必待衆所肯而
後得遂之故皆亦當以禮義取之不然則倫理不
安爭奪擾至則又以害其爲生矣以是故人其天
性亦有善禮義之心矣聖人者因其所有而作之

節文者也是故惟人之性有禮義此其所與禽獸
異者也禽獸之事從人言之則無禮無義然不可
以此謂其性不善也
或又問周語單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
也若據此言則人之性似無禮義如有則又何陵
也答曰周語此言蓋其下欲明聖人貴讓是以特
言陵上然要是一時之說非通論也如禽獸固無
上下之別則又無陵之可言矣唯人則有上下之
別是以乃言其陵也然已知上下則是必不能無
義矣且其爲之上者德與位協則民將心悅而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服矣豈有敢欲陵之者哉惟爲之上者德多不與位恊常以其不善蓋抑其下矣以是故爲之下者乃或陵之矣然則非人之性陵上也唯見其不善心不肯服耳是故周語所言是一時有爲之說非人之性無禮義也

命者彼以我爲向後受之之物而以令之我內之名也其疇象爲彼以我爲於道向後承受之之體物而以紀體令之我內之類也命有二義其一爲命令之命此又有二用一爲命事之命如詩大雅烝民篇云出納王命之命及文王篇云上帝既命之命論語云君

命召之命孟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之命是也一爲命位之命如左傳昭七年云正考父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循墻而趨蓋謂其初爲士者一命爲下大夫二命爲上大夫三命爲上卿也及詩小雅采芑篇云服其命服之命是也其一爲天命之命此亦有二用一爲死生禍福之命如論語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及夫子曰丘之禱久矣之命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命是也一爲性命之命乃詩篇諸言命者如唐風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大雅文王篇永言配命之類並皆謂此性命之命者而小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正月篇所云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即是其物也大抵詩三百篇所教始於求命而終於成命蓋周南關雎求淑女即是以況求命者故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周頌又有昊夫有成命篇則可以見其道始於求命而終於成命也凡學唯求配是命不敢康者即君子之道而雖古所以教人之道並皆以此爲其大本矣故夫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中庸亦明是大本之義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而自春秋之時世或不能知此天命之當爲命而徒言死生之命如左傳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可見當時唯邾文公知天命之當爲命而其左右臣皆徒知死生之命而已雖然天命之爲物其名可稱其狀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言而至其實命我心者亦甚窈昧難以的知唯學宣
昭義問者然後始得知之詩大雅文王篇曰命之不
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即謂是也是以
夫子之聖必四十不惑之後至於五十始乃知命以
爲知命然後道可以與君子不違也故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也然而古又有於禮言命者左傳成十三
年劉子曰吾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
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即是也而此所謂定命即又詩大雅
抑篇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肯亦與此同

或問世俗率以命爲已身有生本根之稱是義如
何答曰爲有生本根者非不可也而其所爲本之
義古與今大有不同古人所謂本者乃以爲天常
將生機來續我中而連綿不絕是爲已身生活之
本也若此來路遇阻絕不能續者則死故古又稱
死曰絕命如漢息夫躬絕命辭即是也是故古所
稱命者其旨專屬之於天而不爲人所自有也如
今世俗所稱本根之義乃以爲初生之時既得其
生之本根不復須彼之來續者也是以人物爲如
木石無呼吸氣息之物遂有斯說者失古稱命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義遠矣又問有生之本根稱之曰命使理義發見於心性者亦稱命其他死生禍福興廢之數亦稱命者何以其爲物各別而所取稱則混同也答曰雖爲物各別然其所稱之旨則同耳蓋命之所稱其義皆屬之於天而凡人事之所盡皆無非天者也有生之本根者天之所續之而非人之所能爲之故稱曰命即世俗所謂人命也人有所得達其生之大道而天使人時自生遵是道之心故亦稱曰命即所謂性命也或亦稱曰天命禮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者即是也如人死生禍福興廢之數亦

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故亦稱天稱命故亦雖爲物各別然其所稱命之旨則一也又問有生之本根所謂人命者天常續之於人形軀之中而至如性命乃天使人時自生遵道之心則人命性命似有常續與不常續之異不知然否答曰否不然如性命之命亦常續之物詩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亦謂此耳前所謂云時生是心者非時時之謂而當其可時之謂也蓋天之抗我也孰仇焉如弗我克亦不我力故人自留心內聽則常得受其命焉不則不能常受焉當其可時則雖不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心內聽之人亦無不生其遵道之心故曰時生是心也要之人命性命本是一物非有常續不常續之異也

或又問夫子知命舊說或以爲夫子自知天使已爲木鐸於天下之命者而今先生說乃以爲性命之命不知別有所據乎答曰然此知命二字本亦見於詩鄘風蝃蝀篇云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心之難定也譬猶蝃蝀之不可指而憑也若乃憑之則將必至見人謂之爲大無信者也蓋其人不知其今之心所思乃是天之所命者本易欻然失故也小雅小宛篇亦以斯義作言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曰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知命者自知其命在此溫克之中是以自敬其儀雖飲酒亦自溫克不失其儀而不知者壹醉不顧而其惰惡曰富也而凡此類諸所言命者其旨皆亦謂所本於其身位而以定之者故易鼎卦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蓋以位之所正當者以取其道乃命皆可由知也故詩大雅抑篇亦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是故君子學通達道義以單其心則其位之所宜行而與時宜合者曰又知之於其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易大有象傳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姤卦
九五曰有隕自天不舍命也詩周頌昊天有成命
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之類可以見矣是
故凡古人言知命之義皆無非主是義乃如邾文
公云命在養民而君子謂之知命及夫子云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亦皆以是義言者矣然則夫曰知
天命者安得獨謂命爲木鐸之義乎且謂命爲木
鐸者自其喪位言其所得乃是爲得喪之事得喪
之於人亦猶禍福死生之類也人之於是數者固

不得與爲亦豈所得避就故夫子曰天生德於我
桓魋其如我何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亦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君子之於是數者
亦乃任彼之自然已唯守之其中而已詩邶風北
門篇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夫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雖
夫子之於天下亦唯其義之與比而已亦從吾所
好而以修已何暇規規其所命得喪而以謀避就

乎、且雖知之、亦將何益、是知以天命爲知命爲不釋者、舊說之謬矣

或又問、易繫辭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何謂也、答曰、憂與樂相反、凡人心之性、本與道同、出故行與道合、則得其自性、君子知之、謂之樂、不與道合、則不得其自性、君子知之、謂之憂、天者、即謂天之道也、又道之所在、即有命在焉、心能不違其所宜樂之道者、其智必能知命、知而能從之、則不憂、故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也、又問、凡學者之言命、皆莫非天命、而或曰命、或曰天命、何以爲別乎、答曰、單言命者、舉命於一時者也、與天併言者、旨因其性、因性者、蓋性常與命相配、因其所相配者、以舉其命、則是乃舉命之全體、舉命之全體、則自不得不稱曰天命也

或又問、孟子云、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知命何義、且此似指死生之命者、如何答曰、知命有二義、一知於心思多端之中、察知是爲天之命者、是也、一知命之爲物、本若是者、是也、如論語易所云知命、皆屬前義、如孟子此言、乃後義、前義如孟子此言、譬如當物辨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是真是假、是也、後義、譬如知物之全體形狀、是也
而此前後又必互相待、以發其旨、蓋命雖天之所
令、亦有由人致之者、故曰天造孽尚可辟也自作
之孽、不可逭也、今既知巖墻之下、是危處也、而身
猶立于其下、則其或壓死、亦自招也、知命者、知凡
命皆以若是而至者、故務先自擇取其可安身之
處也、是乃亦察是真是假之一端也、而如孟子言
之之意、蓋又欲見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人
不可不以若是之義、故先言之者耳、如似指死生
之命者、以如上所言之義、故也、死生之命與天命

之命、君子言之、本自同歸無二致、獨世俗視死生
情太重、以故二者遂致岐分不合、孟子乃欲人莫
以世俗所言死生之命惑其心、而以順受其正、故
有是言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者言人當主其性所宜
之道而以處決於其死生之間盡道而死則命之
正者也若乃去就不擇行立不慎或壓巖墻率然
致斃或無道之行身被刑戮者非命之正者也禮
檀弓所云畏壓溺不弔者亦與孟子之意同
或又問易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何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也答曰此當先詳分上下文意然後得通達此上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下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和順者道與德之情也義者道與德所立之紀也用道和德順之情求條理於義綱之所在則其所生衆行宜之諸目皆可以得之睹察焉而此窮理之事其求之亦當內盡其性內盡其性則外因以至於知命蓋性命之爲物本亦一其歸故也既而至於知命者是爲得其理之順者故下曰順性命之理也

或又問天命乃天道之所在然而天道悠遠聖人何以知其有恒之甚容易也答曰天道之於人其有恒者百千爲常其不可測者偶居一二也譬猶人五官備者百千爲常畸人居一二也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亦舍其不可測者擬其有恒者以言之是故古之言天道謂之以悠遠者獨於物之數言之如左傳昭十八年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者即是也如物之數聖人亦不能知是以設龜及筮占以決之如夫易所云聖人明天之道者乃有恒可知者之謂也非夫悠遠者之謂也然而彼百千爲常者或固有易知焉若乃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太雅大明篇所云天命靡常及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知之道又非容易所得也

或又問夫子曰祭則受福又曰丘之禱久矣然則君子亦祈福者也與福固有祈求則可獲與答曰福固有可獲而君子祈之而所謂祈者亦敬不失其道之謂也是以天道善禍福人之義易詩書中言之者甚多而並皆期之以善行如易云順天休命詩太雅卷阿篇云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書皐陶謨云天命有德者是類不服攸攸舉是故君子之祈福與小人異矣又問君子所祈求之福其數爲幾何其所欲辟之禍其數又爲幾何答曰福有五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禍有六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見于書洪範又問君子已其所求者福而所惡者禍則何故又殺身成其仁乎答曰君子篤信道而不貳者也福雖所求而不以道則不處也禍雖所辟而不以道則不去也故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故君子之於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生禍福亦皆斷之以其義義者乃亦其身爲士之
義也
或又問受命之稱近世率多以爲天子受有天下
之命之義而諸侯以下稱受命則其義似有嫌於
僭不知諸侯以下稱受命古有其據乎答曰禮中
庸稱是故大德必受命此因舜而言之則是爲有
天下之命如詩大雅卷阿篇所云受命其義汎稱
君子則諸侯與大夫並可得膺其稱矣據易繫辭
傳云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者則凡學者

臨欲行事自於其心與易道謀而中因得其辭之
可言者亦可稱之曰受命如論語云賜也不受命
即亦其證也是故以受命爲獨稱於天子者乃亦
書生唯讀中庸不廣涉他經之陋習其義安足取
定則乎
或又問上帝已界人以生然則其又宜無生虎狼
及諸毒禽蟲魚之屬以害傷人及生蟊蟲蟲賊以
害人食此是何故答曰此以上帝爲獨閔人生是
以有斯疑者也殊不知天地徧覆廣育以令萬類
無不得其所爲心故虎狼自虎狼諸毒禽蟲自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毒禽蟲蠱蟲賊自蟲蟲賊隨形賦性因類命
居各自得養各自全生此自是天地之所以爲至
大上帝之所以爲至仁豈有偏私於人之理哉若
言相害則人亦穽虎狼殺諸毒禽蟲蠱蟲之屬竟
田而火之魚介之類竭澤而漁之不得謂彼獨妨
害我者也若又問彼此相妨害之說則凡有生之
屬必有死死者形數之盡也有死故亦自有妨害
有妨害者乃亦形氣分異之累也雖然以彼禽獸
蟲魚各皆有其毛羽爪角鱗甲護生避害之具備
觀之上帝好生之德何嘗不周到焉乃又知彼死

與妨害者自是有形自然之勢有之者而非上帝
好生之德偶有所欠於此也矣又問死及妨害爲
形氣之累則此皆爲非命與若又皆是爲命者則
其爲命之義皆將如何答曰凡有生之類必有死
則死亦其始已命之矣是故若考終命若夭殤若
以形氣之累遇妨害者其死皆莫非命者豈唯死
生而已乎雖禍福吉凶貧富貴賤之類皆無非命
者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無非命者
即謂是也然命有因形氣者有因道者是二者其
爲義則一矣但君子之言命以其因道者不以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形氣者因道者有常可言而因形氣者其事不可
測故也又問死亦其始已命之則何以謂上帝好
生乎答曰天運而長地載而久而生氣盈乎其中
矣是氣者上帝之所統萬物以賦予之生者也與
天合體者不死日月星辰是也與地合體者壽金
石喬松是也天地日月之氣相感以成者陰陽四
時寒暑晝夜迭相推遷迭相代易此數者亦以天
地爲之故終古不息矣終古不息之機寓生氣而
成其精粹者其名曰神神者無所不在而有時隱
顯矣雷霆霜霧風雨之屬皆與夫陰陽四時寒暑
晝夜之餘化相感以生者也以是故有時有無矣
人也萬物也又受其生於夫化機所行之際而各
有其形者也此其形數之所感又皆至小不能周
於地以是故形氣不能周無窮矣而形氣之所結
則神必隨入而舍焉此神者上帝之所以統壹於
夫天地者也以有所統壹之機而與夫形氣不能
周無窮者相抱以爲其生形氣尚固則神存焉
形氣衰則所統壹之機稍褫之形氣盡則神乃出
其舍而與夫元合矣神之所以出其舍而與夫元
合者乃其爲終古不息之物故也雖百卉草木之

於夫生氣亦皆然是其常也是以天之道與其盛者而奪其衰者禮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右之君子待敵國者亦以此爲法左傳襄三年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國之利也者即是也是故草木當落而霜降之人神當亡而加之伐之者乃上帝之所以行夫生化於萬物之道也是故死者有形者不得免之數衆有形之生者必有其死故曰死亦其始已命之矣而如上帝之德仍爲好生矣又問人之死生皆似有數而不知數亦有可免乎答曰數者雖聖者所或不知者如保身之道則亦可得言也大抵人之生以神爲本而形完固則血氣周營血氣周營則神因安舍焉形血氣有過則神乃不能居之形內有天數外有天理形數窮盡則弊損神乃不能居之老死是也形用戾理則其神不安而咎殃至焉形乃或不可保焉理者彝倫所宜之道即是也血氣必得養而運行不得養則運行息運行息乃饑渴死是也又有氣破其形體諸疾病是也又有物破其內體如諸中毒是也又有物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外破其形體、如刀劍湯火諸傷、及禽獸蟲魚諸害、是也、又有形失其撓而斃、如諸墮墜沈溺、是也、而此諸破傷失害、又有以衆見之者、風之覆舟、敵之殲三軍、疾疫之虛一邑者、亦皆遇其神之數當俱去、而然者也、其所以或免或不免者、蓋亦神當存亡之不食醉人者、神全也、元則生、神當亡、則死也、虎之不食醉人者、神全也、元人之家風雨破其屋者、內氣虛也、軍無紀律者、敵覆其師者、心不一也、一者實、實者全、而欲一且實者、莫如敬、以守道、知此者存神之要、存神之要、保身之道也、過此以往、雖聖者、或不能知之也矣、又

問、貧富貴賤吉凶禍福盛衰興廢者、人何如各得之乎、答曰、禍福吉凶、事象也、貧富以財、貴賤以位、其得之之情、亦各不同也、曰然則貧富何情、答曰、財者、民之所用以利其身、慾者也、利也者、法天行無所息者也、民身血氣、不得其所以適之則或失其生也、得之則其心以爲慊也、血氣之以是失與所慊、感於心而動者、是曰慾、夫民唯有是慾、是以皆勤其身、服其業、務以殖其財、財贍則其慾可濟也、此血氣之含乎體中、而以周包於其身者、其與夫元氣之含乎天、而以周包於地壤者、比象乎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之氣者以行爲其情也是故人之血氣亦以遂爲其適也而夫財之所興夫血氣之慾相待而使之得其所適者其猶日月星辰之與天合體以行乎財是以亦以運行流遷轉化代易爲情矣天子國君能統天下國中財用之權使之運行不息猶斗極之挈日月星辰以運之也夫從此而下民身得其所便若得其所安若得其志若得遂其慾者乃以求之而爲捐其財捐財之所聚者權勢之門多蓄若多出產殖之家天下舟車所由以輻輳之都塗及飲食之肆倡妓之閒若其神善靈之祠寺其

方善驗盭巫之類皆是也當所聚而能有之者當散而不能當聚若雖當而不能有者皆貧貧者猶天氣之有盈縮也夫地有定處而多受其所來而寡其所去者盈也多其所去而寡其所來者縮也此亦與夫貧富之情同者也是故貧富者又其地位與其所當之時勢使然也要之財者以流通不居爲情以與夫人慾相待而爲之用者也衆民之所實也其仰之之情亦猶日月星辰也衆皆貴之而我獨賤之則失待財之情矣是故慾不有節者財用無度無度則竭矣雖用之有度而其人

計物輕忽而寡信及惰慢於其所藏者民不肯以其所寶來置不來置則置之矣雖來置而亦或妄洩之或爲盜所奪矣此又貧富所由然之情也若夫其地位與其所當之時勢之得與不得乃天也故曰富貴在天也然而以計家貧爲心者小人之情非君子之所爲心也君子思其象庶之皆富故夫子曰富之矣又問貴賤何情君子之於貴賤何爲心乎答曰貴有自陟貴者有貴緣而貴者有自降賤者有世賤者有貴益隆者賤益污者貴者爲衆所推以居其上位者是也自陟貴者有功德於衆者也其至大者天子若

霸朝之始祖其次諸王公侯之始祖其次卿大夫諸閥閱之始祖即是也貴緣而貴者有連姻戚若承寵遇於其君而因得起家者也其至大者天子若霸朝外戚之家若其身非有功德特因寵遇得榮擢於天子若霸朝者其次因寵姬幸臣得美官者諸公侯之國亦皆有之乃又其次也承襲而貴者天子若諸王侯之嗣君卿大夫士諸閥閱之胄子是也貴益隆者前諸貴或有功德或有貴緣以更進其上位者是也自降賤者王公以下有時或

祿官奪祿甚或貶爲庶人者是也世賤者庶人之子孫是也賤益污者庶人之子或爲人婢妾奴僕或爲俳優或爲娼妓或爲乞兒者是也而凡此貴賤之情原本起於天尊地卑之義蓋人之視人及萬物也必皆有天乎其上而有地乎其下焉而人生則常以習之其識而以爲其性以爲其性故因又生人及萬物之貴賤焉萬物之貴賤今姑置不論人之貴賤者蓋有功德爲衆所庇賴而衆崇仰恍戴之者其德有上下功有大小或望之如天或如日或如雲或如山嶽或如岡陵或如丘右聖王因民所崇仰恍戴之情而身即安居其上位又因民所望賢者功德之上下大小建設官爵等級各舉以列之於其位秩位之所不秩乃衆庶乃爲賤矣是故唯有功若德者然後可以得安其位而不者雖彊攫之必不能安其位矣易辭卦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繫辭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即謂此者也然而功德之大者民必慕之不能忘而其死或祀爲神又因思其子孫於是乎其所蔭庇大者或及數百世其次數十世若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八世若四五世二十三世此又所以貴者有世襲之由也是故世襲之貴者幾乎無功德而居之者矣古賢聖之王當其世襲之位者愼其所以保之之術詩云畏天之威于此保之畏天之威者抑已勤職務以思利衆庶者也肆已懈位不知其害衆庶者不畏天者也不畏天者衆庶惡之衆所惡者天必奪之其位昔殷紂貴爲天子多行不道卒喪其社稷而身首異處矣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謂此也如夫緣而貴者自陟貴者貴益隆者清世致之者多以義濁世致之者多以不義不義

亦非所宜貴故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非不欲貴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故禮中庸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又曰君子居安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此又君子於貴賤所與小人不同之情也又問吉凶答曰君子之言吉凶與小人所言不同易繫辭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蓋得道曰吉失道曰凶以是推之道苟得則雖小人所謂凶者君子謂之吉苟失則雖小人所謂吉者君子謂之凶論語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者是人之所惡也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亦乃以是義言者也至如小人所謂吉凶則或乃以吉爲凶以凶爲吉不必論之而可也又問禍福答曰福者分外遇有優容之地而以得進展者是也禍者分外遇有缺陷之地而以失安平者是也君子無所不用敬而以得人焉又以得鬼神之祐焉爲先王制禮示以是義是以名祭肉曰福故禮祭義孔子曰戰必勝祭必得福論義與吉凶同又問盛衰興廢答曰凡國家之事如禍又與福反則知凡人不敬以從事則無往而非踏禍機者矣可不戒乎至如小人禍福亦不必

皆得天則興得道則盛失道則衰失天則廢蓋夫萬物之於天地間也其神旺則物成之衰則物宮之矣而神者或以一而一或以萬而一者也是故夫天道得失之所以盛衰興廢者要亦由其國家神氣之榮悴譬之碁筭短者輸筭長者贏而其長者與神榮同也譬之戰謀力粗弱者敗精彊者勝精彊者與神榮同也雖然如國家之盛衰興廢則其爲物大矣知其由神氣榮悴者固不多而至知有物之成害者益又希矣所謂國家之神氣者安存也家主與家人國君與國臣民其相於之間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有神氣存焉蓋凡夫國家盛衰興廢之術者君主智明則必脩德脩德則行必順於道行必順於道則民人悅民人悅則天祐焉則物不能害之而其業必興焉故曰得天則興也脩諸民人之所說與天之所祐而不已者必興之又興之故曰得道則盛也君主智昏則計短短則行必不順於道不順於道者不顧民人之所愁苦天之所厭惡而欲自肆其體慾如是者物必害之而其業必衰焉故曰失道則衰也行諸其所愁苦厭惡而不已者既失民人而天又從之斯靡不敗棄矣故曰失天者厥

也是故得天得道而以得民人者其君主與民人情相和協而爲一心此乃所謂神氣之榮也失天失道而以失民人者其君主與民人情相反戾而各抱爾心此乃所謂神氣之悴也神也者敬之則存慢之則亡左傳成十三年劉文公曰敬在養神蓋亦謂此也

或又問先生嘗答問四端之發曰命使性順者何謂也答曰此當先辨性之所自見者然後及命使性順之事也性有血氣之性有配命之性而此二性之所自見皆常於其思慮技巧之所不及思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技巧之所不及者、率然驟發之頃、即是也。然而其所感又有深淺之別、而配命與血氣所見有不同也。如孟子所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乃言其所感未深而血氣之性自見者也。如四端之發、乃配命之所自見者也。配命之所自見、常必於物之所感深中、我秉者、夫然後命使性順焉。如人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焉而以思往救之、及如小人之見君子、如見其肺肝、則羞惡之心生焉而以自掩其不善者、並皆率然之頃、感深中、我秉者也。如辭讓是非之心、見亦皆以若是之類、其所以必

然者、蓋性不與命相配、即與血氣相依、以生慾無節、而心又欲濟其慾、或施以技巧詐僞、以自揜蔽其惡、故非思慮技巧之所不及、則性不可得見焉矣。是故命、譬心神也、血氣、譬手足之體氣也。思慮技巧、譬手足之用也。心神之未使手足也、手足之用、或多爲其體氣使、體氣欲安而手足常爲其求安之用矣。於是、除其用、則體氣存焉、去思慮技巧、則血氣存焉、及心神之欲使其體也、體亦總其用而爲之役使。是故思慮技巧、亦有時爲配命之用矣。物之感深中、我秉、則血氣不得禦而應以心

主之動心主之動也血氣皆不能不奉承而起焉
是之謂命使性順也凡此命使性順之道以戰則
勝以爲政教則使民人化蓋凡民之所不期者皆
率然之頃之類也兵之以短節政教之以至誠者
皆深中我衷之類也
已上六物爲人物之中實心者神用條理之全名
也意者心之用也志者心之道也情者心之實也
性者稱其道之所有紀者也命者生夫所有紀之
本也

名疇卷之六終 大尾

皆川淇園先生著述書目

易原	二卷	半刻	易學開物	二卷	未刻	名疇	三卷	巳刻	左傳助字法	三卷	巳刻	實字解	八卷	未刻	儀禮繹解	八卷	未刻
周易繹解	十卷	未刻	著卜考誤辨正一	卷	未刻	孟子繹解	十卷	未刻	史記助字法	二卷	巳刻	詩經助字法	二卷	巳刻	問學舉要	一卷	巳刻
詩經繹解	十五卷	半刻	書經繹解	六卷	未刻	虛字解	二卷	巳刻									
論語繹解	十卷	巳刻	學庸繹解	二卷	巳刻	老莊列繹	五卷	未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天明八年戊申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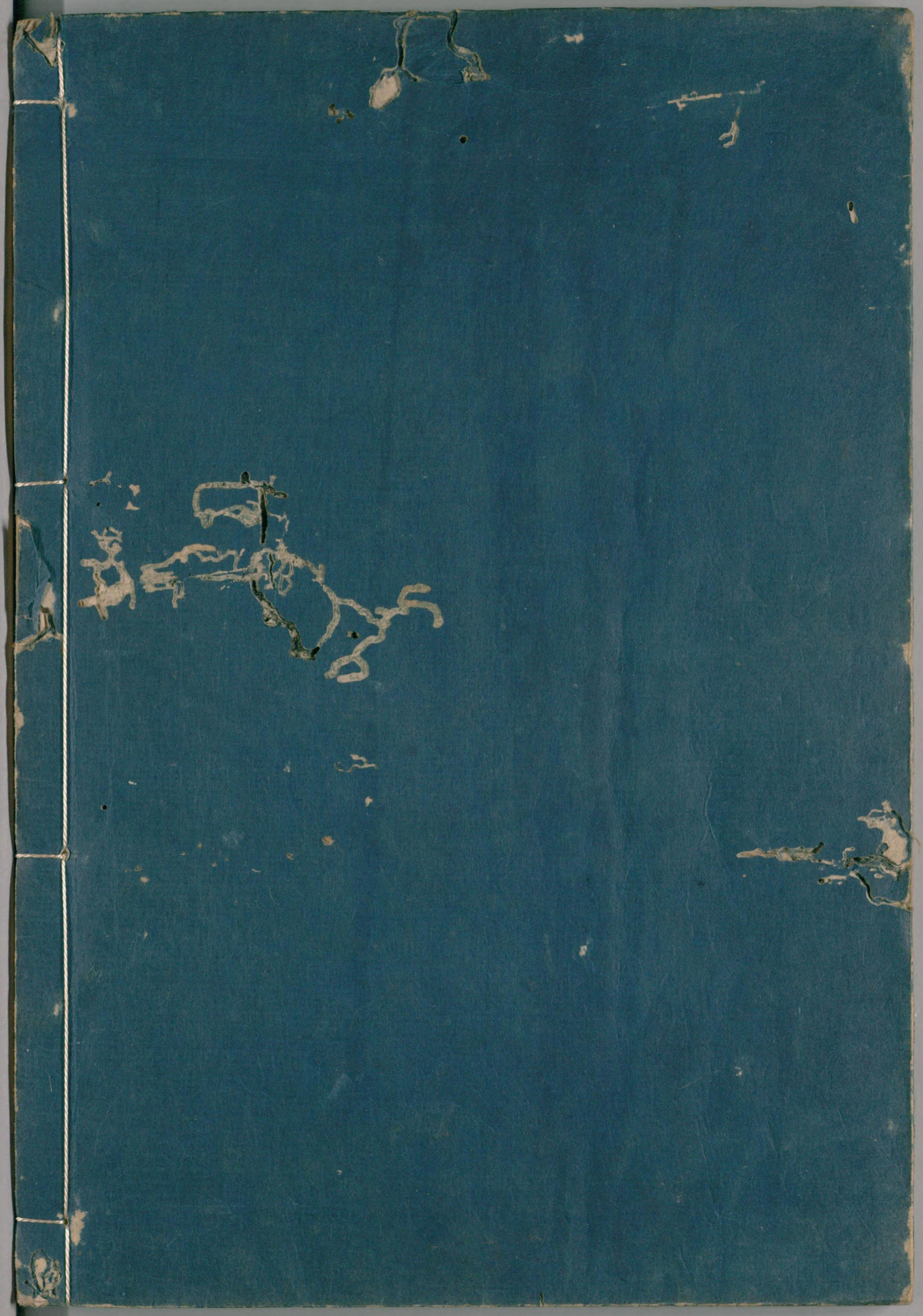
京都書肆

西堀川佛光寺下町　錢屋七郎兵衛
二条寺町西入町　林宗兵衛
二条柳馬場東江入町　林伊兵衛
新町二条下ル町　武村嘉兵衛

發兌

洪園文訣　二冊　已刻
續習文録　二巻　未刻
醫案類語　五冊　已刻
習文録　二巻　已刻
洪園詩話　一巻　已刻
游記類語　五冊　未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名疇 : 6巻』　請求記号 121.7-M485m

ガラス使用